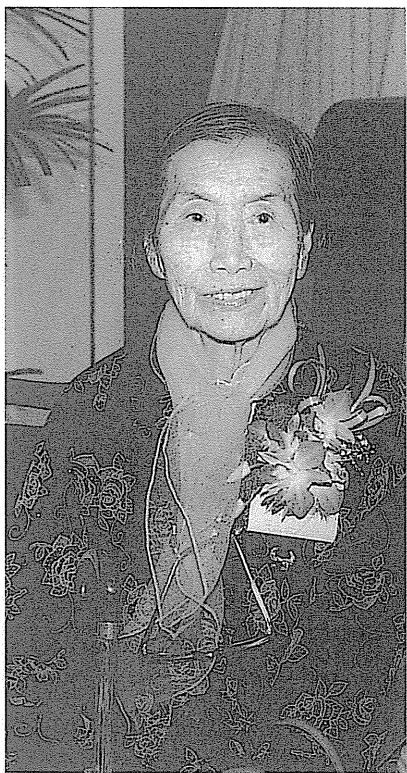


## 謝冰瑩（1906～2000）

因為寫作的關係，  
我獲得了海內海外無限量的友情。  
這種由共鳴而發生的感情，  
是普遍的、永恆的、也是最珍貴的。

——謝冰瑩《我的回憶》



此照片由蔡文甫先生提供

「我要不停的寫作，直到生命最後休息的剎那，才會放下筆桿。」直到二〇〇〇年元月五日，謝冰瑩充滿生命的彩筆，靜靜的止歇了。

知名作家謝冰瑩先生，在舊金山往生，享年九十四歲，並於元月十二日下午一時，以佛教儀式舉行告別式，謝冰瑩生前為虔誠的佛教徒，也常到寺廟寫作，洛杉磯法印寺住持印海長老，專程自洛城趕去主持喪禮，並在喪禮中講述謝冰瑩生平、帶領與會人士誦經回向，儀式簡單隆重，就如其一生所帶來的成就，雖然質樸無華卻強而有力，深徹人心，久久不去。

謝冰瑩，本名謝鳴岡，筆名南芷、無畏、林三、英子、秋萍、芙英、蘭如、紫英、憶萍、阿木林。湖南新化人，故鄉在靜僻的村莊謝鐸山，民國前五年農曆九月五日生，是家中的小女兒。父親是前清時候的古文學者，中過舉人，母親是故守禮教的傳統婦女。十歲入私塾，十二歲進大同女校，後轉到信陽女校，民國十年考入「湖南省第一女子師範」，未畢業即於民國十五年冬投筆從戎，考入「武漢中央軍政校女生隊」，次年參加北伐，民國十七年，由夫婿蕭家逃到上海，一九二一年，於「北平師範大學」畢業，一九三一年及

一九三五年，曾兩度赴日，入「日本法政大學」、「東京早稻田大學」研究，卻因反對溥儀訪日，而入獄三週，受盡各種酷刑，而最令謝冰瑩心痛的是日本人沒收了她的日記，以及許多珍貴的照片和手稿。

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，謝女士組織「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」，赴前線參加戰地工作，任《新民報》副刊主編，著有《抗戰日記》。一九四〇年，任西安《黃河》文藝月刊主編，抗戰勝利後，任漢口《漢江和平日報》副刊主編、《華中日報副刊》主編、「成都省立高級職校」教師、「北平國立師範大學」教授。一九四八年九月應聘來台，任「台灣省立師範學院」（後改為國立師範大學）教授，一九五一年應「華北文法學院」之聘，首開「新文藝習作」一科，其後曾前往馬來西亞與菲律賓講學。一九七五年遷居美國舊金山，一九八四年度獲「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」榮譽文藝獎章。豐富的經歷、充沛的涵養，謝冰瑩是精神與筆力都堪稱絕倫的當代女兵。

〈剎那的印象〉是謝冰瑩在十五歲時，以一個小丫頭為題材，寫下的第一篇小說，用「閒事」為筆名投給長沙《大公報》的李抱一先生，於《大公報》副刊發表，從此得以一帆風順走上寫作之路，又因生物實驗有感而發寫了〈小鴿子之死〉並刊登於《大公報》副刊。

憶起文學路途的啟蒙和開展，謝冰瑩也有無盡的感謝，這都是來自於家人的幫助和鼓勵，綽號「活字典」的父親教她識字、背讀《唐詩三百首》和《隨園女弟子

詩》，母親教她讀《教女遺規》、《烈女傳》等書，而她的第一篇作文就是由母親口述而成的，二哥也引導她閱讀世界名著，讓謝冰瑩的寫作不僅有紮實的根基，也有無限想像能力的擴展，這些助益，再再的驅使謝冰瑩的自勉和堅毅，在文學創作上始終能暢然俐落、忠於自己。

一九二七年，謝冰瑩正式參加國民革命黨，次年參加北伐，謝冰瑩滿腔熱血的從軍，理由有三：為了參加北伐，消滅當時橫行的軍閥；為了從事婦女解放運動，解除纏足的惡習；為了逃避媒妁之言的婚姻。當時她在軍中還創辦《革命日報》並擔任編輯委員，一面做救護和宣傳工作，一面在軍中開始寫《從軍日記》，一九二八年登載於《武漢中央日報》副刊，描述戰地前線的生活，和當時的百姓們如火如荼的革命熱情，真實的呈現外部抗戰的荒亂狀況，和內部複雜的思想糾雜，一時振奮人心，引起廣大回響，深獲《中央日報》副刊主筆孫伏園先生的賞識，林語堂先生並譯為英文，與中文同時發表於「《中央日報》副刊，後出版專集，有英、法、日、韓、俄等國譯文。

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三年是她寫作的黃金時代，內容也都主要是關於中日戰爭的報導，戰時，先後任《血潮》、《黃河》月刊主編，孫伏園、梁實秋、李朴園、徐仲華、豐子愷、盧冀野、黃碧野、陸印全、謝東平等人，都是常為《黃河》撰稿的作家，在謝冰瑩〈我戰時的文藝生活及其他〉一文中，所提到的作家分為老作家和中青年作家，還遺漏了許多熱心的撰稿者，因為謝冰瑩當時沒來得及將在西

安出版的《黃河》帶出來，因受聘於台灣師院國文系高鴻縉主任，而只好使《黃河》停刊，為此對廖伯洲深感愧疚。

謝冰瑩所看的書籍多半是道德修養方面或是關於寫作的，並且也注意革命小說和社會小說，就學時喜歡閱讀莫泊桑、左拉、都德等人的翻譯作品，也很喜歡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等古典小說，她的創作也不拘形式，舉凡小說、散文、雜文、報告文學、書信、遊記、論著、佛教文藝、兒童文學等，不勝列舉，並學寫古典詩、新詩、劇本，而主要以小說和散文為主，整體而言都充滿著熱愛民族和關懷家鄉的情感，反映著時代交雜和民眾徬徨的無奈。

謝冰瑩從小就有反抗精神，曾經爲了讀書而絕食三天，幾十年來，共寫了一千多萬字的作品，出版了六十多部書。《從軍日記》是她邁向文學之路的開始，而《一個女兵的自傳》（後改爲《女兵自傳》）則是她創作的巔峰，是應晨光出版社所邀，寫出謝冰瑩從軍、北伐、抗戰二十多年來的生活實況，描寫一個鄉下姑娘與舊禮教束縛奮鬥的歷程，第一部寫北伐後逃到上海，第二部由北平女師大寫到抗戰勝利，不僅是謝冰瑩個人的故事輯錄和心情點滴，更代表了當時女性從軍和自我意識的歷史問題。在良友圖書公司主編《中國文學叢書》的趙家璧先生，幫謝冰瑩出版《女兵自傳》，一九三六年發行初版，至今已有二十五版，並有英、韓、日、法、德

譯本，深受中外讀者歡迎。一九七六年，《女兵自傳》拍成電影「女兵日記」，發行海內外。

而今在散文集著有《女兵自傳》、《愛晚亭》、《作家印象記》、《舊金山的霧》、《生命的光輝》、《我怎樣寫作》、《我的回憶》、《故鄉》、《冰瑩憶往》等；著名小說《前路》、《偉大的女性》、《紅豆》等十餘部，並有兒童文學《愛的故事》、《給小讀者》、《南京與北京》等，且與友人合譯《古文觀止》、《四書讀本》，編有《中國文化基本教材》。創作的取材廣泛，並描述著現實世間的種種風貌，林林總總的世相人生皆納於其筆下，站在純粹客觀和真實的角度，文作風格亦如其所言：「我爲人處世只有三個字：直、真、誠，寫文章，也是如此。」

在《我的回憶》裡，謝冰瑩曾經把自己的一生比喻成「平凡的半生」，她說：「我曾埋怨造物者太無情，使我降生到人間，從幼年、少年、到青年、中年，沒有享受過人生的快樂和安逸；可是現在我卻要感謝主了，它使我飽經滄桑，有豐富的生活經驗，這在寫作上，的確是一筆不少的財富。」謝冰瑩一生熱愛寫作，勇敢的面對環境中的各種折難，對生命充滿積極、信任和希望，在動亂的時代選擇了自己真正想要的人生，不停爲實現自我而努力，即使晚年因摔跤而受腿疾所苦，但仍不間斷寫作的工作，並且常拄著拐杖赴華埠參加藝文聚會及共修活動。

「在這個偉大的時代，我忘了自己是個女性，從不想到個人的事，我只希望把生命貢獻給革命。」《女兵自傳》謝冰瑩離開軍營後，不僅繼續求學，也任教職，造就英才無數，個性直爽坦率、克苦耐勞、犧牲奉獻、有條不紊，對於自我的堅持，有著無比的韌性。

我們現在所要面對的，不是戰時危盪的砲火，而是全球人心的不安，在困頓猶豫和無所適從的茫然下，謝冰瑩的精神，更是一盞堅強、自持而灼亮的火炬。（張瑋儀）